



台灣調查時代 5

森丑之助 原著
楊南郡 譯註

腳行蕃生



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



生蕃行腳

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

森丑之助 原著
楊南郡 譯註

 遠流出版公司

【圖片來源】

本書圖片除圖文說明所附個別提供者之外，均由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特此致謝。



台灣調查時代5

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

原著——森丑之助 譯註——楊南郡

主編——林皎宏 副主編——連翠岑

美術總監——唐亞陽 圖文整合——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照片提供——楊南郡 封面——唐亞陽設計、余靜慧製作

照片翻拍——陳輝明、徐志初 地圖製作——楊南郡、陳春惠、余靜慧

總策劃——莊展鵬

副總編輯——黃盛璘

企劃——賴惠鳳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八四號七樓之五

郵撥：0189456 1 電話：(02) 2365-3707 傳真：(02) 2365-7979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輸出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 2000年1月1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售價650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2000遠流出版公司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3884-5

Ylib 遠流博識網<http://www.ylib.com.tw/>

E-mail: ylib@yuanliou.ylib.com.tw

本書榮獲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獎助調查研究暨出版

生蕃行腳

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

森丑之助 原著
楊南郡 譯註

 遠流出版公司

【目次】

總序	劉斌雄	五
序文一	宋文薰	十一
序文二	笠原政治	十三
序文三	森 雅文	十五
譯者序	楊南郡	十九
學術探險家森丑之助	楊南郡	二九
森丑之助台灣原住民攝影集		——五
凡例		一七四

森丑之助台灣探險文選

生蕃行腳	一七六
台灣蕃地探險日記	
——南部蕃社群之人類學研究	二五七
偷竊觸體懺悔錄	二八〇
北蕃行	二九〇
鹿場大山探險談	三一—
南中央山脈探險	三三四
中央山脈橫斷探險報文	四〇七
生蕃對台灣島的影響及台灣蕃族學術調查	五〇五
生蕃眼中的台灣及他們對鄉土的感念	五三五
關於台灣蕃族	
——森丑之助告別台灣演講記錄	五五四

〈附錄〉

- 〈附錄一〉 里程換算表六〇〇
〈附錄二〉 森丑之助年譜六〇一
〈附錄三〉 森丑之助著作、論文目錄六三九
〈附錄四〉 研究森丑之助事蹟與學術之參考文獻六五九

〈附圖〉

- 〈附圖一〉 森丑之助台灣蕃地探險路線總圖
〈附圖二〉 生蕃行腳（排灣部落群）探險路線圖
〈附圖三〉 台灣蕃地（玉山、八通關）探險路線圖
〈附圖四〉 北蕃行探險路線圖
〈附圖五〉 鹿場大山探險路線圖
〈附圖六〉 南中央山脈探險路線圖
〈附圖七〉 集集—拔仔庄間中央山脈橫斷路線圖

〈總序〉

台灣的田野是無盡的寶藏

我從小就存疑：人爲什麼活？人爲什麼打仗？後來走上人類學的道路，與期望解開這些疑問，相信是有一些關係的。一九五七年，我首次參加蘭嶼的民族學調查，從事雅美族的系譜採錄工作。我對所目睹、所接觸的現象，有強烈的想知所以然的欲望。譬如說，對系譜一面記錄一面問，「系譜空間」是什麼？其中所蘊藏的豐富資訊，如何開採而取用？雅美人居住的房屋，其大小有顯著的差異，但居住者所組織的都是核心家庭，爲什麼其他類型都不見？有什麼定律可以證明大家庭之不可或無法存在？東南亞諸島因有獵首風俗的民族居住而著名，雅美族能擺脫此風俗，爲什麼？加上淳樸和睦的民風，待人彬彬有禮，遇落成禮，賀客依序唱著古雅的禮歌，通宵達旦不停，祝福禮主鴻運亨通。他們建構以禮節規範的和平民主社會，我們不得不問，我們不能的，爲什麼雅美族能？雅美族不喝酒、不抽煙，把人類的欲望壓低，這是維持和平必付的代價？後來有機會訪查其他族群的親屬結構，但知道得越多疑惑越深。譬如，爲什麼母系社會只見於平原，而父系社會只見於山地？這是否偶然？若是非偶然，用什麼定律來證明其必然性？又，母系大家族和年齡組織爲主軸的社會盛行於台灣平原地區，但這種組合卻不見於島外的任何族

群，爲什麼？這很可能是台灣平原族群的獨創，那麼原來的面貌又是如何？有無數個「爲什麼？」始終在腦際盤旋，所目所睹無一不使我深思，深感台灣田野資源的豐富，實是取之無盡的寶藏。

人類學者雖然認爲「系譜方法」是在田野採集親屬資料最佳的工具，但不認爲「系譜空間」是在研究室裡值得作進一步探討的範疇，無人相信其中充滿 DNA 般的訊息，足以成爲親屬研究的重心。在沒有多少資料可引爲奧援的情形下，我只好自己來尋覓自己所提問題的答案。親屬的 DNA 將呈顯何種面貌？親屬理論應該如何重建？那把解謎的密鑰，到底在那裡？這些都成爲近四十年來我日以繼夜，夢裡也不忘追求的中心課題。在多年的暗中摸索，偶遇志同者交換心得，深入討論，嘗試突破。在多項試行錯誤後，我們終於發現「數學」是一把能打開其門的鑰匙，一點一滴抽出來的訊息淬礪成「親屬數學」這一門新科學。至於其他問題，如在腦中埋著一些火種，時而冒煙，但始終尋找不到解決的鑰匙。

解決這些問題的線索來自古生物學的「島嶼律」。該律認爲動物體型如象般的巨大化，或如老鼠般的小型化，都與生態環境，如敵獸的存在等孜孜相關。同時維持巨大化或小型化的體型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故在無敵獸的島嶼上，象的體型自然會恢復到原來的山豬般大小，老鼠則如兔子般大小。若容許我們把巨大化的觀念引進於社會科

學，來看家族、親屬團體、部落的規模大小問題，而從「島嶼律」的觀點來解釋，則雅美族的維護小家庭莫非是社會祥和的象徵？一千乃至二千的人口是否維持一個民族文化的最低界線？因此島嶼不容許居民玩戰爭遊戲，分成敵我陣營而互相攻殺？雅美族認為死亡是兇惡的象徵，是最忌諱的。整個文化朝避兇招祥的方向設計，上面所提的種種疑難，從這個觀點是否可以化解？

回顧這一段追索、探討的過程中，對於人類學、對於台灣這一片土地，我也逐漸有了一些更深入的認識：

第一、人類學雖然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也有一些資料的累積，但其理論的建構，只能說才就緒，無法回答一切的質疑或解惑。換個角度來看，人類學，事實上，是一門才剛起步的「新科學」。現階段，田野工作仍是最重要的，極需更多的參與、收集與記錄，來促進理論的建構。同時，學者與異文化接觸的過程中，可觸發出無數個「為什麼？」，進而探索這些疑難，追求其所以然，深思如何來建構知識體系。如此，田野與研究工作，一如「身與影」，是不可分離的。因此對於年青一輩的研究者，我想提出的忠告是「深入田野，體驗異文化」，這實是人類學的原點，切不可遺忘的。同時，打開疑難的鑰匙，如上面諸例所示，先進科學常提供線索，是故，學者具備幾門學科的素養，或者，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學人來參加調查研究，這是對人類學的生長，尤其理論建構，是不可或缺

的。

第二、假如把文化當作海流來看，台灣是海流匯集的地方，所以食物豐富，有衆多的魚類群聚，是一個難得的大漁場。在這麼一個小島上，若連平埔族也算在內，加上近四百年前來台的漢族，及已遁跡的荷蘭、西班牙和日本諸族群，已經有超過二十個以上持有不同文化的族群居住或居住過。台灣不是一個平坦的島嶼，拜高山林立，地理複雜之賜，因此能保存這許多異質性極高的文化或族群。再從世界地理的角度來看，台灣正處於東西方交會的十字路口上，文化的發展與變遷過程也格外具有特色，引人注目——總之，真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寶島！

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都見得到人類學者的踪影，在默默從事田野工作，但所收集的資料無論如何豐富，卻都有時間上的限制，這使得人類學者深深感覺，美中有所不足。這就是說，所獲得的資料都是同時性的，然而，文化有流動性或變易性，但相關的異時性資料卻極難或無法獲得。台灣的田野資料，我們擁有一百年前，烏居龍藏和伊能嘉矩兩人所做的田野調查記錄，其難得與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萬物在流轉，社會、文化也沒有例外，瞭解變遷的軌跡也就是瞭解文化時所不可或缺的。百年前的台灣到底是什麼模樣？漢人和原住民的關係又是如何？平地和山地有什麼樣的差異？前人所留下來的文獻資料雖然有一些，但

說到寬廣與正確性，恐怕還是不能不先想到，這二位受過人類學訓練的年輕學人所留下的田野調查記錄。百年來，台灣社會變得太多、太快速。許多事物、制度，到今天都已消逝不見了。但在鳥居龍藏與伊能嘉矩的時代，卻是活生生的存在著，他們兩人親自去接觸，正確地記錄下來。透過這些文獻，我們可以和百年前的台灣見面，但想要與當時的人們同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百年前的聚落，該當今天的何地？當年所走的路，今何在？今天這些文獻終於由勘查舊聚落、古道有深厚造詣的學人譯成中文，能與讀者見面，實是一件喜訊！

楊南郡先生是台大登山社的指導老師，熱愛登山活動，其熱情至今不變。楊先生不止於登高峰而滿足，他注意到通往山地的道路已有很大的變遷，早期地圖所記載的山路何在？許多聚落已遷移，其舊址如何訪查？楊先生旺盛的知識欲，使他走上孤獨的知識探索之旅。新知識的累積，自然形成一門學問。進入山地的先民，如何利用台灣特有的地勢，建構交通網或交易網？部落的遷移或民族的移動，是否恣意的？或者有定律可循？交通的難易對族群的形成無不影響，真正要了解台灣複雜的族群配置與其互動，交通是不可或缺的知識之一。譬如，鹽是不可缺乏的，山區的住民在異族環繞下，如何建立交易的關道？誰來扮演仲介人？占據交通的要津是福是禍？是四方八達或是四面受敵？跋涉峻嶮偶有新發現，在今天被認為人類不

能居住的高嶺發現部落舊址，又做何種解釋？脆弱的人類學理論立刻崩潰改寫，新解釋跟從而來，這是顯而易見的。

台灣在異文化的錯綜交織下，使田野充滿機鋒，處處都是寶藏所在。許多事物都爲人帶來驚喜、帶來啓發、帶來震撼。任何的疑難，不要輕易打發掉，疑惑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原動力，是通往真理的羊腸小道，這是現象之後必有理則存在之故。最後，謹以「以知爲知，以不知爲不知」這一句千古箴言來勉勵讀者。學問不論大小，只問深淺。學問與知識已飽和者無緣，知識的女神只對承認自己知識有限，有疑惑者招手。面對未知的世界，勇敢地踏出一步，自然可以走出一條路來——路是人走出來的。楊南郡先生是開路的先鋒，勇者的典範，台灣充滿寶藏的最好見證人。

劉斌雄

一九九六年於南港

（本文作者原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親屬理論」權威。）

〈序文一〉

令人感動的研究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令人感動的論文，最近，看到楊南郡先生所撰寫的〈學術探險家森丑之助〉，卻讓我深受感動。

早期的人類學探險家森丑之助，幾乎把他的一生都奉獻在台灣原住民的民族誌資料採集上。現在的國立台灣博物館的前身，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可以說是以森氏的採集資料為基礎所創立的。森氏尋獲了一百多個考古遺址，包括著名的台灣東海岸巨石文化的發現，是台灣考古史上重要的事件。很可惜，這樣一個有貢獻的人，卻因為沒有學位，以及個性耿介，在當時受到刻意的排擠與忽視，而以跳海自殺來結束人生。很多寶貴的資料也因為沒有人替他整理而埋沒到現在。

由於森丑之助一直在台灣從事調查工作，很少回到日本，因此日本學術界對森氏也很陌生，甚至一九九四年日本NHK出版的《探險家群像》，都忽略了這一位最有資格列名的偉大探險家。忽略森丑之助的研究成果，不是森氏個人聲譽上的損失，而是台、日學術界共同的損失。

幸而有像楊南郡先生這樣用功的學者，花費那樣多的心力，去蒐集、整理、研究、翻譯、註解森氏的調查成果，並且以他研究森丑之助的心得，寫出了〈學術探險家

森丑之助〉這樣深入而完整的論文。楊先生雖然自己謙稱為「門外漢」，我卻認為他已經具備超越專家的水準，我甚至建議他：可以把這篇論文加上引用出處及註解，翻譯成日文投稿日本的專業雜誌，必定造成轟動。

楊南郡先生在《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書中所投注的精神，絲毫不遜於森丑之助本人。我敢說這一本書，不僅是台、日兩地最完整的森氏研究記錄，保證也是全世界最完整的森氏研究。

宋文薰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於台北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國際著名考古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序文二〉

台灣原住民的見證人

日本開始統治台灣後，森丑之助從一八九六年起，以將近二十年時間，單身走遍台灣山地部落，據說只剩下太魯閣少數部落沒去而已。他的踏查規模遠超過同時代到台灣來研究原住民的伊能嘉矩和鳥居龍藏。

那是歐美學術界建立於田野調查基礎上的人類學，才開始胎動的時代。

森丑之助所留下來的著作和論文，無疑的對一九三〇、四〇年代，以台北帝國大學為中心，所開展的台灣原住民研究，投下強大的影響力。當時的人類學者宮本延人，稱讚森丑之助為「早期台灣原住民研究的第一人」，「在台灣蕃界所做的實地調查，留下獨步古今的業績。」

森氏畢生獻身於台灣原住民研究，想到他的研究成果，已成為百年前台灣原住民的珍貴證言。也許，我們可以說，森丑之助是台灣原住民特地請來為他們作見證的人吧！

我很想把他的形象和另一位人類學者馬淵東一做一個比較，我認為他們兩人同樣有豪放磊落的性格，與一般學者不太一樣，只稱作學者好像還不夠呢！

最近歐美學界對於所謂“Early Contact”——「文明」與「異文化」開始接觸時的狀況，更加關注，而投入

更多的研究。台灣原住民研究的原點，當然是最初著手從事台灣原住民研究的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三位先驅者的成果。其中，森丑之助所研究與記錄的“Early Contact”質量俱佳，更是彌足珍貴。後代學者假如忽略這些先驅者的研究成果，那麼所有的研究都將成為「無根之草」。

森丑之助的一生事蹟留有許多不明的疑點，包括他如何能以一己之力，完成如此豐富的調查成果，以及他謎樣的投海失蹤事件。

由於楊南郡先生的努力，森丑之助一生被埋沒的作品始能重見天日。此外，楊先生率先完成森丑之助的年譜，以及完整的著作目錄，並明晰地刻畫森氏作為一個學術探險家的一生，提出獨創的見解；對於想要了解森丑之助一生行誼與學術成就的人，提供了完整的資訊。

對於楊先生的成就，本人除了表達由衷的敬意，同時也為日本迄今尚未出版有關森丑之助的研究專書，而感到羞愧。

笠原政治

一九九九年九月於橫濱市

（本文作者現任日本橫濱國立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